

# 上海往事

【正在淡出的弄堂记忆】

西坡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正在淡出的弄堂记忆

# 上海往事

西坡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往事—正在淡出的弄堂记忆 / 西坡著. —上海:  
上海文化出版社, 2006  
ISBN 978 - 7 - 80646 - 153 - 2

I. 上... II. 西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  
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5321 号

---

责任编辑 孙 欢 吴志刚  
装帧设计 叶 珺

书 名 上海往事—正在淡出的弄堂记忆  
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 
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 
电子信箱 csbcm@public1.sta.net.cn  
网 址 www.shwenyi.com  
邮 政 编 码 200020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87×1092 1/18  
印 张 14  
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 数 1—5,100 册  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80646 - 153 - 2/K · 145  
定 价 26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 
T: 021-64511411



弁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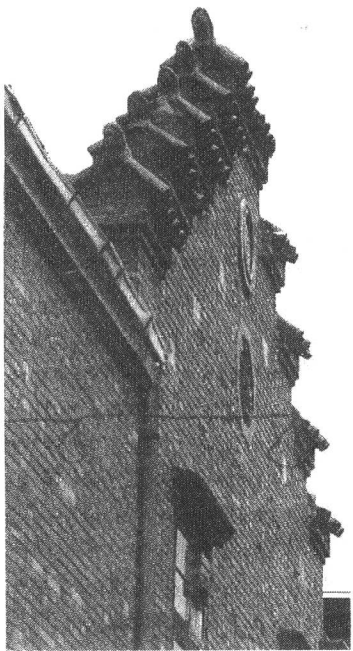
## 当记忆成为一种奢侈

西坡

当记忆成为一种奢侈,情景会怎样?

为了核对一个重要史实,有人日夜兼程,试图从濒死的当事人口里抢救出一个字——“是”或“否”;为了获得知情者对于当年一个基本情况的描述,有人不远万里,远渡重洋;为了纠正回忆者的误记,有人焚膏继晷,用整整一本书的篇幅来加以澄清;为了在第一时间拿到一本重要的回忆录,尽管八字还没一撇,有人不惜一掷千金……有人为某某政要没有留下回忆录而遗憾不已;有人为某某巨公丢失的回忆录而倒海翻江地寻觅;有人为尚未到期公开的回忆录而苦苦等待……有人为失忆而痛心疾首;有人为无法摆脱的难堪记忆而烦躁不安……我们正在为这记忆之门的开闭,付出代价。

回忆是人皆可为而不为的事,正因如此,





它容易被忽视,容易被遗弃,容易被边缘化,好比一张清代或“文革”中的邮票,在当初正常的消耗中,任由它自生自灭,谁也不去关注它的归宿,当然,除了那些有心人。而事实上,只有那些有心人,才是真正的收获者,才是真正的赢家。

一件东西,当它被我们意识到重要而却又不被拥有的时候,它就是一个奢侈品,比如回忆。

然而,让我们坐立不安的,不是那些记忆正在变得奢侈起来,而是民族的集体失忆。不可能?哦,也许吧。不过,一个简单的事实是,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的苦难史,如今正在被无可抑制的乐观情绪和狂欢气氛所消融。许多人对于昨天发生的事情已然淡忘,毫无兴趣,更不用说那些没有经历过“昨天”的新生代。还有谁会相信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?谁还会认为那些似乎近于“自恋”、唠唠叨叨地说着“从前”的人,是体面的、明智的、受人尊敬和欢迎的?

列宁说:“忘记过去则意味着背叛。”其实,在现在,更清晰的表述应该是:忘记过去则意味着失去将来。在世界发达国家当中,还没有哪个对自己的历史表现出漫不经心、不以为然,耐人寻味的是,健忘和漠视,倒是那些落后、软弱、贫穷的国家的特征。

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能够证明,有些值得引以为戒的事实,比如“文革”之怪状,如果当事人不加披露,就不会成为民族反省的动力。

1969年“珍宝岛事件”爆发,此时,苏方领导人也感觉到了情况的紧急,首脑柯西金启用中苏热线电话,准备亲自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通话,试图了解对方意图,然而,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中方一位话务员得知对方身份后,不但拒绝为他转接,还严辞痛斥道:你这个“苏修”头子,不配和我们伟大领袖通话!对方又说:那能否请周恩来总理接电话?话务员愤怒地说:我们的总理那么忙,哪有时间跟你说话!然后就挂断了电话……几天以后,柯西金又打来电话,要求与



周总理通话。外交部苏欧司答复说：你们苏联党已变成修正主义了，中苏两党已断绝关系了，但是你要和周总理谈，我将报告总理和我国政府。无奈之下，苏方改由外交渠道与中方接触。

——李连庆《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》

如此生动、形象、清晰的历史影像，难道会出现在那些正襟危坐的历史教科书中吗？正是记忆，显示了它独特的印记和对历史还原的扎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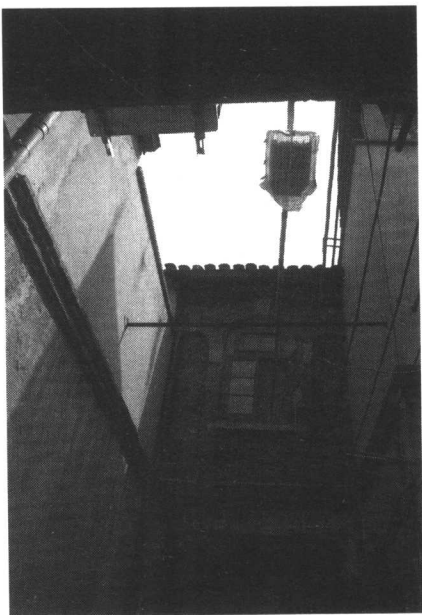
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不公开，后来者如何知道“文革”之“大”、遗祸之深，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？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段历史，不去正视这段历史，不从这段历史当中反省整个民族扭曲的文化心理，那么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就不会那么快速、那么流畅，我们就不能很好地融入世界，被世界认同。

有两件事我想应该提一下。

一件是大概几年前，我曾请教一位在福州路上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先生，福州路上某剧场在“文革”及之后一段时间里的更名情况。不料，他绞尽脑汁，竟不能作答，而说起“文革”乃至解放之前的情况，则如数家珍，随手拈来。

还有一件事是，为了寻觅一张新华电影院拆除前的照片，我求助于各路朋友和寻觅有关资料，结果都是“阙如”，相反，要获得一张旧上海时期新华（原名夏令配克）的照片，倒是易如反掌。

莫非人的记忆真是记远不记近的



吗?莫非我们对于貌似唾手可得的東西天生缺少关注的熱情嗎?現在大概可以明確地說,不錯。這不是歷史要我們應當這樣那樣地去梳理歷史事件,而是我們的歷史觀出現了偏差——厚古薄今,是無數史學工作者的心理定勢。

可以說,這兩件事,小小地刺激了我,促使我把在“文革”中後期及之後的十多年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,因為我相信,在所有關於上海的記憶當中,這段歷史最沒“亮點”,最不出彩,最少引人注意,然而卻是最堪玩味、最耐咀嚼、最有強烈現場感的歷史檔案,儘管它更多的是以野史的面目示人。

至於我這本小書所起的作用,我想最多只是立此存照,或者說只是为了忘却的記憶——對那段很多人熟悉但又不屑爬梳,正在淡出人們記憶的歷史的摹寫。我知道自己並不是一個最有資格最合適的摹寫者,我希望有更多的亲历者來補綴我的疏漏,共同參與完成這張歷史拼圖。

懷舊,是一個人逃脫不了的人生過程,這和觀念、品質、學識等等沒有關係。如果說人家的懷舊還帶着一點欣慰和快樂的話,我的“懷舊”,則更多的是對過去的否定——對那些失去理性歲月的否定。但愿讀者能夠看得出來。

为了不使記憶變得奢侈起來,有些事,我們要趕快做,哪怕只是貢獻一鱗、一爪、一斑、一屑。在行將交卷的時刻,我的這種心情反而變得沉重起來。

我原本試圖寫成100個片斷,如果能夠實現的話,恐怕涵蓋面可以更廣一些,遺憾的是,手上不斷增加的雜七雜八的事在干擾着正常的寫作。或許以後還有機會補救,我知道這是一個奢侈的想法。但愿這不是空想。真正使我擔心的,不是別的,却是自己的記憶力是否能經得住時間的磨礪。

感謝管繼平先生,是他的催促和游說,觸發了我憶舊的衝動;感謝陳鳴華先生,是他對於這個題材有興趣並給予友情關照,使得我寫作目的變得明確起來;感謝孫歡女士,是她的專業精神和美妙構想,讓我始終感到所做的這件事





有意义并且有很好的预期。另外，公输于兰女史慷慨允许我借用她的几篇文章，以补我的不足；贺信先生等提供大量的影像资料，为之增色不少；葛昆元、王毅等友人以各种形式给予了很多帮助，我对此至深感谢。

2006年9月1日



## 1/ 弁言

### 当记忆成为一种奢侈

#### 特殊年代的特殊风景



- 2/ 锣鼓喧天的岁月
- 8/ 筑起新的铜墙铁壁
- 15/ 忆苦思甜话当年
- 20/ 徽章的审美表情
- 23/ 买了年货好过年
- 30/ 曾经防空演习
- 34/ “光荣退休”
- 37/ 地动山摇何所惧
- 44/ “摸彩”的光彩
- 50/ 12月26日
- 52/ 向老人家拜年
- 54/ 传呼电话和私人电话
- 57/ 换房的轮回
- 59/ 欢迎外宾
- 63/ 学工也疯狂
- 69/ 学农只等闲
- 72/ 上海烟民
- 75/ 店堂里的小玩艺

#### 小弄堂里的大乾坤



- 80/ 吃在里弄食堂
- 86/ 弄堂的是与非
- 89/ 吆喝声声
- 92/ 井水冰凉
- 94/ 铺板任逍遥
- 96/ 夏日除虫记
- 100/ 难走的上门路
- 102/ “小小班”情结
- 105/ 旧概念大扫除
- 108/ 从头开始入新年
- 115/ 澡雪垢滓
- 121/ “18只蹄膀”说做媒
- 123/ 守岁
- 126/ 此一时彼一时

娱乐圈的欢乐英雄

叁

130/ 肇嘉浜路路当中的

情调

132/ 南京路上几处有味  
道的地方

134/ 吃弄堂饭

136/ 吹出一个快乐的童年

142/ “花样”年华

145/ 万众一球

150/ 四国大战

152/ 勇敢者的游戏

155/ 抄电影说明书

157/ 电影好看票难猜

159/ 影院地图

166/ 看电视喽

170/ 木偶剧场

172/ 怀念“新华”

174/ 出尽风头年历片

179/ 黄色书

182/ 故事的魅力

184/ 数理化自学丛书和

世界名著

189/ 静得风月两书店

193/ 绝配

张开你的嘴或空荡荡

196/ “四大金刚”归去来

200/ 生煎馒头与排骨年糕

204/ 佳肴还仗调鼎手

209/ 冰天雪地

210/ 冷饮识世道

212/ 酸梅汤和红茶菌

215/ 幸福的西瓜

218/ 粽香飘满街

220/ 酒水照人心

223/ 上海酒仙

227/ 上海熟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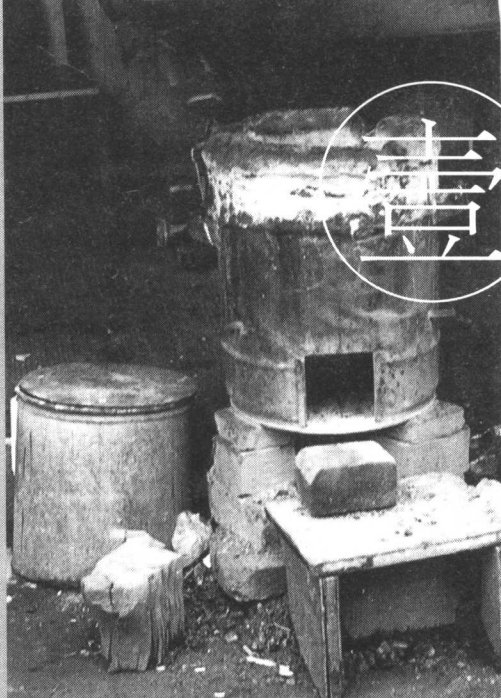
229/ 甲肝时代

231/ 咖喱糍糊

234/ 无需票证的副食品

肆





## 特殊年代的特殊风景

临近家门，大家下车，虽然完全可以送到家门口，主要还是想走一段路，使锣鼓声响彻整条弄堂，让人们更多地知晓退休者的『光荣』。邻居退休，可惜单位是个街道小厂，车子派不出不算，连敲锣打鼓的人也凑不齐。无奈之下，家里只得另想办法，搞来一辆黄鱼车，丈夫踏车、儿子司鼓、女婿敲锣、女儿摇旗，基本上是『家天下』了。尽管如此，体面还是很体面的，很有光荣感。

## 锣鼓喧天的岁月

双休日的清晨，睡意正浓中，忽被一阵锣鼓敲打声吵醒，说不出是郁闷还是有趣，只有一个感觉是真实的，这就是：锣鼓喧天的情景，久违了。是的，三四十年前，锣鼓喧天，绝不是个噪音的代名词，相反，它所传达的信息，是喜庆。那时候的人们，哪个不曾在锣鼓喧

天中扮演过一个“热心者”或“起劲的推动者”的角色？毫不夸张地说，敲锣打鼓就是中国人的徽号，在这里面，蕴含着中国人的精神和心绪，但更多的是显现中国人的政治热情。



在那个年代，备一副锣鼓家什是必需的，而培养一支能敲打的队伍也是省不了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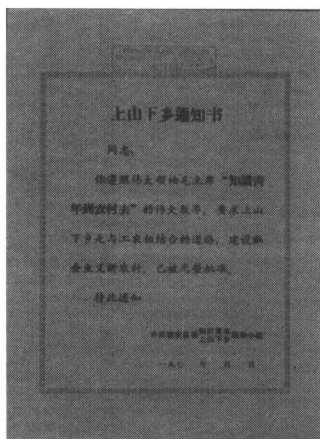


## 锣鼓声无处不在

那时候,中国实际上已是内外交困,但因为“保密”保得好和老百姓“觉悟”比较高,所以“敌人一天天烂下去,我们一天天好起来”成了大家的共识,可以说在咱们上海甚至中国,就没什么让人担忧的事,只有喜事。不必说党的“九大”“十大”的召开,也不必说党内揪出了所谓的“坏分子”和某某地方成立了“革委会”这类“大喜事”少不了要敲锣打鼓喜庆一下,就是“光荣退休”“参军”“除四害”乃至“上山下乡”这类现在看起来是“悲剧”的事,也要敲锣打鼓一番。一天之中,倘若你不曾听到过一两阵敲锣打鼓声,基本上可以断定,你这位仁兄不是聋子就是在蹲监狱。有时十字路口,会出现四支队伍相向而行的盛况,最妙的是,各队“报”的“喜事”还各不一样,有的也许是送“工宣队”(工人宣传队)回单位,有的也许是广播操得了第一名,有的也许是单位里出了个“学哲学”的标兵,有的也许是医院成功地帮病人割掉了一个大瘤……至于清晨或深夜有成规模的锣鼓声大作,那一定是“特大喜讯”,比如中央发了一个“重要文件”、开了一个“重要会议”,或是毛主席下了个什么“指示”等等。此时“锣鼓就是信号”,你是单位里的领导或积极分子,肯定会从床上一跃而起,步行至单位(此时已没了公交车,出租车更没影),发现“广大革命群众”已群情振奋地在准备锣鼓家什上街游行。倘若你稍一迟缓甚至一念之差不到,就等着被人“扣帽子”吧。“上不上街敲锣打鼓,这可是政治态度问题”,那时候没人不懂,包括小孩子,没有人会开自己的玩笑。如此这般,焉有不锣鼓喧天之理?

## 锣鼓英雄

因为敲锣打鼓是和当时人们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,而人们的政治生活又是频繁进行着,所以无论是大企业还是生产组,备一副锣鼓家什是必需的,而



收到上山下乡的通知书后,紧接而来的就是锣鼓喧天的祝贺。

培养一支能敲打队伍也是省不了的。如果是街道小厂,拼凑几个老弱病残,乒乒乓乓弄一通,从道理上说也就过得去了,如果是大机关大企业,那对这事就一定不可马马虎虎对待,你所成立的锣鼓队,绝对要体现你的实力和水平,要搞大,否则会形成很严重的“政治问题”。好在那时的企业领导都很乖巧:生产宁愿不促,革命不可不搞。所以每个单位对抓锣鼓队都很花心思。那些著名的锣鼓队都出自大型重工业企业,比如钢铁厂、造船厂、港务局、机器制造厂、交运局等,像手工业局、轻工业局、商业局、纺织局等本不缺少大力士,但在锣鼓队这一项,却是拱手相

让那些“重”局。确实,只要钢铁厂、造船厂等地方的锣鼓队一出现,便有别人家达不到的气势:鼓手都是熊腰虎背不说,一只大鼓直径足有两三米长,可以让八到十人同时围着敲打;那面锣也是大得像个载重卡车的轮子;载鼓的汽车让人瞠目结舌,十几辆长约二三十米的平板车,每辆足足可载上三四只大鼓和三四十人。就这架势,还不把人唬得一愣一愣的!那些小伙子鼓手自然是卖力的,光着膀子流着臭汗不说,还要搞出一些花样来,比如节奏和轻重的变化,更有一些锣鼓队还扭起了肩膀、腰肢和屁股,形成了舞蹈动作。你还真别说,表现出色的队,因其动作的流畅、鼓声的响亮、节奏的和谐、身段的优美而让观众击节赞赏。老实说,那些小伙子也应该卖力,因为他们都是经过政审从基层抽调出来的,基本上是脱产或半脱产,待遇好,领导重视,表扬不断,晋级也快。他们打鼓时一律着崭新的工装,有不少队是着舞台装,头扎红巾,腰束一虎口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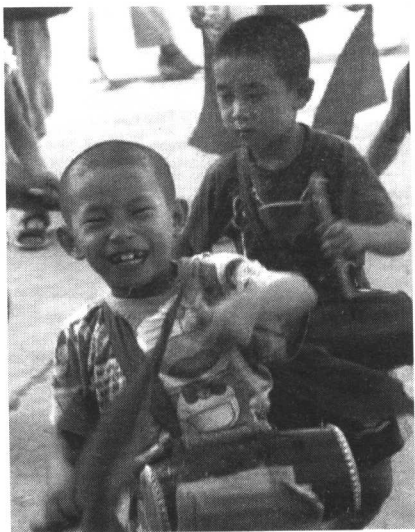


的牛皮带，威风凛凛，就像个“义和拳”的大师兄，在人们的心目中俨然成了“锣鼓英雄”。

好多年之后，我偶尔在饭局上碰到几位新识的朋友，得知其中一位在某造船厂工作，同桌的其他人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：“想当初你们厂的锣鼓真是有名，实在好。”立即对他刮目相看，热情有加。

### 无言的命令

自从毛主席发出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的指示后，里弄里就不太平得多，整天锣鼓喧天，人员络绎不绝。有的是宣讲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”的，有的是表示响应的，有的是欢送知青下乡的……还有一种真是奇怪，是“催行”的。比如因为分配不当或根本不想下乡，那个学生就老老实待在家里“避难”。然而这桩事由学校或多管闲事的人通报给了里委，那些居委会的“老阿姨”们便上门来做工作，一次两次做不通，再来一次……最后还不通，就把锣鼓敲到你的家门口。锣鼓一响，引来众多围观者，大家叽叽喳喳，指指点点，弄得全家坐立不安；倘若你不予理睬，第二天锣鼓又在你家门口响起，还伴随着口号，让你感到难堪；第三天锣鼓队再来，此时你和全家都觉得自己确实不对；接连几天锣鼓敲来，全家精神崩溃，只得打起背包上路。我的一家亲



学打腰鼓是那时小孩子融入社会的必修课。

戚便是如此。

有些邻居们吃不消那些锣鼓声,开始流露出一些怨言,个别人半安慰半劝说地请亲戚一家“考虑考虑”,亲戚感到压力很大,父母进出好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一样,实在难受,女儿不敢外出,生怕被人围住喊口号。随着锣鼓的越敲越响,亲戚一家精神上不能继续支撑,只得送女下乡。

现在只要一谈起“上山下乡”这段凄苦的经历,亲戚一家便把一腔怨气出在那些锣鼓声上:“都是那些死人的锣鼓声,是它把阿拉逼上路的!”

### 我曾是腰鼓队队员

在“锣鼓喧天”的日子里,小孩子当然并不就是一个看客,他们也有自己表达喜悦的方式,那就是打腰鼓。打腰鼓并不是孩子的专利,但它因为型制较小而比较适合孩子使用。

孩子打腰鼓,主要是为了配合形势的需要,比如中央作了重大决定,上头要求组织欢庆活动,此时让孩子打打腰鼓,烘托烘托气氛,是非常惠而不费的。

那时,我被老师点中参加腰鼓队。我对此毫无兴趣,认为这是女孩子的专擅,无论动作还是步伐都是女性化的,所以很不卖力,老学不会,尤其是退一步进两步的程式,让我觉得“娘娘腔”透了,便故意装出反应迟钝的样子,使整个队伍变得不整齐不好看。此举当然引来带队老师的不满,向我指出了好几次,可是我的“接受能力”看上去真的很糟,往往“手忙脚乱”,给队形添了乱。老师只得请我“下岗”,我也乐得“提前退休”,不过打腰鼓的基本手法却至今难忘,这不,“咚吧咚吧咚咚咚吧,咚吧咚吧咚咚咚吧”……





## “牛鬼蛇神” 心惊胆战

“文革”期间,每有中央新精神下达,有关部门总要组织游行,敲锣打鼓以示宣传推进。而中央的所谓“精神”,总是与狠抓“阶级斗争”有关。每逢其时,那些被诬为是“牛鬼蛇神”的人往往心惊胆战,说不定啥时候那些敲锣打鼓的人一时兴起,就到他们家来揪斗一番。我亲眼所见一个“牛鬼蛇神”邻居闻鼓声脸色慌张、不知所措的样子。现在想来,那确实是个是非颠倒的年代。

高高的台阶,记忆被永远刻在了每条石缝中。

